左傳注解辨誤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吳郡後學傅遜著

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杜註云酒之新熟重者爲酎嘗新飲酒爲嘗酎執膰助祭愚每讀此解覺與傳文不協果爾則嘗酎下更應有一二句而有執膰句且嘗酎二字憶漢晉不如此解又按禮經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不云嘗酎也若云嘗則後復飲乎且飲酎時雖有祭示有所先不應有助祭而致執膰因再考前漢景帝紀高廟酎張宴註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爲言純也至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至武帝紀服虔註云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

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時晉主夏盟擬迹天子故當嘗酎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爲之執膰此必然也

二十三年納諸曲沃杜云欒盈邑也愚謂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其爲臣食邑乎齊崔氏猶以崔爲宗邑而云必在宗主宋桓雖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豈獨異乎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正義以爲晉卿分掌公邑而絳趙武所掌則曲沃於欒氏亦猶是耳使果爲欒氏邑何欒氏既奔而邑宰猶不易乎且欒氏邑本今真定府欒城縣非曲沃也又考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使與欒氏又與魏氏安得有之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註言我雖不爲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陸云言雖事不集而死實我自不

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語意固然攝車從之杜云鞅攝宣子戎車陸云攝持引也云引車逐之愚謂鞅當自有車其用劒時蓋棄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劒乎今乘欒氏敗而引車以追之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陳文子杜云陳完之孫考史記世家爲曾孫度其年世曾孫是也下妾不得與郊弔杜云婦人無外事故今據擅弔說此事蓋以行弔於野爲非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二十四年在夏爲御龍氏杜云謂劉累也在商爲豕韋氏杜氏豕韋國名在周爲唐杜氏杜云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爲范氏此用國語韋

昭之註也陸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沈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註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謂豕韋國唐也又傳言服夏商則亦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愚按陸所云皆劉炫之說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故陸謂二國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徙晉者杜也今合而爲一謬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者良多此云在夏爲御龍在商爲豕韋則御龍在豕韋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於其下註云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此明以二傳而附會强合之也昭

元年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誰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亦因二十九年傳云懼而遷於魯縣故遂以爲累遷魯縣亦因服事夏商故云此在大夏正義云此者盖指其子孫或其同族而言其強附左甚杜又云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者亦以昭元年傳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因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鄗是周有杜伯故遂以爲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劉炫譏其無據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亦不知其何據竊謂唐既先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王又賢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之於江漢而以其地封虞叔也傳所謂滅唐亦未必信正義又謂成王時有唐無杜宣王時有杜無唐故遂以杜說爲然竊謂史籍散逸多矣一國偶見於二王時安可據其片簡逸事遂以

爲遷滅耶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后也而晉語訾祏又云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註云隰叔杜伯之子也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劭居魯縣者亦未必然也左氏採異說而爲傳文多不純則居魯縣者不知何代復入商周爲諸侯在周爲杜伯而奔晉耶大率世遠籍滅諸儒不能闕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愚故姑仍其舊註而並辨其說以求正於博雅焉

象有齒以焚其身　杜云焚斃也服虔云焚讀曰僨陸云安知象無焚死者然象之焚死者實鮮蓋言焚僨靡滅之云耳

踞轉而鼓琴　杜云轉衣裝也竊謂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不知先儒何故而以爲訓此必軫字之訛詩云小戎俴收註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如果衣裝何可踞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冑于櫜

而胄則橐固爲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泥成說而試思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云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陸云此當以風隕妻爲句言夫則從風風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

將庸何歸 杜云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趙子常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乎其說婉而順

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云皆以男女爲賂蓋因上文男女以班故有此訓何不考此年子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纍哀公元年蔡人男女以別皆降服之狀耳豈以爲賂乎處守者應自有賂不及言之必非男女也

晉侯許之 杜云晉侯受賂還不譏者衆有喪自宜還陸云伐國聞喪而還其常也今衞人弑君而伯主用師是討罪非伐

喪也元凱此言殊乖大義愚故削其說而借以己意斷焉

數俘而出 杜云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劉敞曰成二年傳云蠻夷戎狄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兄弟甥舅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曰數俘不歸安得捷而獻歟故曲註云獻入俘之功不獻其俘今按傳直云數俘而出安知其不將以歸耶如不獻其俘則將何物以為功耶是將以歸必矣數之者以明其所獲之俘止此無他虜掠之慘耳

封諸陳以備三恪 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按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引古春秋左氏說曰周家封夏殷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又鄭玄樂記之文亦謂武王初封薊

祝陳爲三恪後封杞宋爲二王後崔靈恩以此義爲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詳攷陸從之以杜爲非然愚考召公所封乃薊地而晉亦有祝仁又按薛爲黃帝之後而賈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又杞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與以上說異矣蓋禮經雜採漢儒所記其文多異同不純安可以爲據乎且傳云以備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備爲三耳或武王初封薊祝陳而後以薊封召公改薊於薛以祝與魯改封祝爲唐杜耶初以薊祝陳爲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耶雖皆不可考亦當以後爲據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焉

不可億逞　杜云億度也逞盡也陸云億逞未詳註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僾

吾鬼神之億言其欲憑陵之意方盛不可解也皆强愚謂億度也逞肆也蓋言陳受周鄭之大恩而乃逞肆如此奇億度也校諸說自明

鳩藪澤 杜云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陸云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于王而豈專以備田獵哉愚謂鳩訓爲聚於財物相應若云使民不得壞以備田獵則非鳩字之義矣

表淳鹵 杜云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陸云淳鹵地宜鹹者說文亦云西方鹹地是矣

數疆潦 杜云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逵以疆爲疆檃磽确之地陸取之愚謂杜解疆潦是矣減租入非也賈尤遠蓋謂疆理之有行潦皆數之使通則水不壅而便于耕殖此於諸說雖未有而覺是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云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寗喜之言故怨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過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譏寗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在我耳則存問過內外之言等事自在其中矣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云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晉以黻冕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主盟大國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

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省文互見耳成公二年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王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而服事于晉豈敢專以王之車服賜伯國之臣杜所註皆其事理當爾陸謂改之不可允非也且今制大臣既膺　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受饋遺而服之魯獨不可以新王之賜乎

欒范易行以誘之

杜云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孔疏謂賈鄭皆讀易爲變易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常註以爲易行者中軍與下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陸以此爲勝予謂中軍下軍部分有素豈容變易易之不過以誘楚耳簡易兵備豈不可以爲誘必變置其常而後可耶於此依杜解據國語所記自當如常解蓋二書無

異同如黄池之會一云先晋一云先吳豈可强之使同即此與與鄢陵本事亦與並存闕疑可也

晋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杜云以舉材能比叔向陸云令其祿秩如叔向也此傳明言伍舉有智謀故以比叔向而寵任之則祿秩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杜云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陸云禮曰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獻公痛愍子鮮故爲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如此杜以稅爲繐非是疏原杜意以爲兄弟之服則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稅作繐又云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殊不知諸侯絶期無爲兄弟追服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乎

乃謬即以總重謬解其制也子鮮之卒年月無考何由知公服之尋薨乎以尋薨言終身不本其情誣矣

單斃其死杜云單盡也斃踣也

食言不病杜云不病者單斃其死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亡不患病而盡皆踣仆地以即死此恐太遠于事理叔向不應知此易言竊以爲單獨也斃死自斃以死不病不能爲人病病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云爲楚所病則欲入宋城陸云病宜屬下謂爲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衷甲之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死以敵楚乎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也再失閏矣杜云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釋例曰魯之司曆漸失其閏至此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劉歆曰杜如頓置兩閏眩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容曰杜所造長曆置閏疏密不齊多可疑若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年杜以爲魯之司曆非也至哀十三年又註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此亦謂魯實有曆實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曆不與春秋相孚杜亦謂好

事者爲之陸云周室雖衰豈遽廢頒曆之禮諸侯亦安敢輒自爲之魯曆既差史之所書日月應與周記不同韓宣子見魯春秋何以曰周禮盡在魯也斯理必不然矣愚不知曆法不可懸斷但據劉歆周密趙子常之說亦皆以常理大畧論之亦非深明歷法有以折杜之短者又按經書日食在十二月杜以爲如在十二月是爲失三閏故以經文爲誤又以若不置二閏則明年之無冰不在子月不得爲災故知其必再置也而漢律曆志亦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于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爲謬則杜之說未可必其爲非也特周室衰微頒曆與否亦無實據若必其頒曆則通紀兩失閏天下諸國知曆者多亦必紛然而議矣若必其頒曆而無失則傳文與杜何自而起此議乎以意而強推則如杜可也况治曆自有專門吾等所不能斷

者故姑存諸說
以俟知曆者焉

二十八年吳句餘予之朱方 杜云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吳世家書此事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末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來奔魯齊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閽弒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爲夷末愚按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曲以附杜即五閽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杜云茢黍穰 [illegible]黍穰也茢苅也又釋苅曰帚苕也[illegible]字[illegible]異苅亦作苕韻書皆同是祓殯者以苕爲帚[illegible]

黍稷也杜誤以梨為菊孔疏因傳會云今之若帚或用蒿穗或用黍穗謬矣今[illegible]以此為帚可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稷何與與物性各有宜用不可同也杜說鍼謬矣先君尚有知也不尚取之杜云不尚叔侯之取貨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杜云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毋寧寧也言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蓋杜以叔侯之言太不敬不應如此故改之今觀其語意本如服說古時君臣尚質不為避諱且夫人慍而出詞其言當悖故因其言而反之耳猶未也杜云猶有商紂未盡善也陸云二南周詩何關商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盡蓋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國未

可量也杜云言其或將復興服虔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愚以二說俱未當上言太公爲東海表蓋言後將强大猜桓公伯業耳且齊云爲田氏所篡何復興耶

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杜云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爲儉字之誤大而約則節儉易行陸按史記吳世家賈逵註云險作儉險難以中庸之德難成非字之訛竊以渢從風從水大水聲也與中庸義何涉中庸下安有聲渢渢魏地安有中庸之德致其聲乎與義尤悖沉思之必沖渢之訛傳皆因之曲解沖渢水深廣貌易此解庶字義文意兩通復讀魏風註云刺儉刺隘疑杜說或當更詳味本詩意義殊不然蓋魏屬晉文公據之以伯札言驗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也謂有殷

王餘俗故末大據服虔以爲此嘆變小雅也其
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此此說爲
然孔疏以小雅大雅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
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且魯爲季札
歌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謂吳雖遠夷
於周爲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
善惡而歌之何傷故陸謂二雅篇數旣多當時
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
疏太拘矣又葉夢得云季札以小雅爲周之衰
大雅爲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
不同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
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
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孔子
刪詩之序也其說似爲宏博則魯當時所歌之
小雅豈必今之所謂小雅者乎或正如夢得所

云以變雅爲小雅耳今但據傳文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詳其文意明爲幽厲時先王指文武成康無疑也杜乃曲意而爲之說誠大鑿而悖矣見舞

象箾南籥者杜云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陸云杜不解象南之義孔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南籥文舞象箾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又杜不解箾是何物陸以爲即下部箾同義書稱簫韶司馬貞云箾即簫也今蔡解亦同南籥即二南之籥維清亦即象箾之舞矣然於象字皆無解竊謂即所云干以象文德羽以象武功象象其德耳

美哉猶有憾杜從服虔之說云恨不及已致太平陸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何憾之有此自觀者憾之耳

愚謂札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如傷之意尤至何忍殷民之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今讀傳文似不然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憶度之以爲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爲之解耳故姑存其疑焉

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以襄公二十五年立距此五年矣而復稱嗣君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眛旣立何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爲五年所立遇弒之舊君乎使果爲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札豈不聞札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札何謾然不顧而揚揚歷聘上國如是乎皆非事情矣盖此必夷末所使無疑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量其道里日月亦適相當也不知杜何故而不少考踈畧如此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無註於良字爲句林用拙意解云晉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富强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盖謂君不德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爲首六畫爲身下首之二畫竝之使如其身則是生來日數也因亥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爲言其本作亥字不爲此也邵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筭之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筭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本如此貞山云此說是也杜謂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是以如爲徙義本迂近世馮求鄉所述劉安世之說亦如是陸皆以爲非予反覆思之杜說誠如所識矣而邵文莊之說亦未允也其謂二首固與杜同矣據其以三畫如筭之六下二亦如筭之六亦止爲六者二耳安得有三六乎且以三畫如筭之六居中又

以二畫如六居下其結搆不成字乃謂古字體本如此不知何也又攷說文云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作二人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此蓋小篆之文與春秋時字不同於傳文終不能解既而以正義云因亥畫似筭位故假之以爲言林史又明示古亥字於註因億今筭法每有下一得一一六如六之說乃悟即如今人用筭者以二畫三六而積之於句以成數耳下二畫其二也即下棋之下如身者即如其三六之數也杜以筭法必横視故强爲竪置身旁之說愚即依本文直下自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矣敢冒用此爲註與明達者評其當否焉

譆譆出出　杜云譆譆熱也說文譆痛也古人於文字中用譆字皆從痛恨意何曾以熱字用之況偏旁從言則嗟嘆耳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杜云鮮野獸衆臣祭以芻豢爲足陸云殺新爲鮮愚謂君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爲鮮者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衆給者云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何必專於芻豢乎

取我衣冠而褚之杜云褚畜也陸云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則橐義明矣

三十一年其在今嗣君乎杜云嗣君夷末也愚謂左傳論人必要其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僚見弒光有國二世而滅何爲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已立三年何得爲嗣君況其賢亦未有稱也盖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其賢名已著故爲此言耳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見襄公九年吾代二子愍矣杜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尋爲圍所殺故言可愍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皆漢五行志引應劭解與服同陸是其說今觀杜註偏於楚而服無言之誠當帶其褊矣杜云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陸云褊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又以後范鞅請冠而叔孫婼與之兩冠僞若不解其意者以爲與此同愚謂不解亦不相逆之意而必裂裳者且以杜其再請耳擧之表旗杜云旌旗以表貴賤劉用熈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封界者觀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周有徐奄杜云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陸據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與詩江漢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則徐與淮夷自別而云徐即淮夷謬矣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爲亂者愚謂逸書所載與詩書不同未可爲據按詩之江漢爲征淮南之夷常武征淮北之夷淮夷徐戎皆在徐州之域特異種耳所謂徐方即淮北之夷也然此所稱徐者當即僖公時楚人所伐之徐韓公所作徐偃王碑云穆王所征者是也趙武言諸侯不應以戎爲言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杜云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趙孟常曰厖以喻楚諸侯懼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而撫之觀下文趙孟答賦之語可見愚每讀傳至此疑趙孟待諸國素有禮子皮何故以此喻之今得趙說渙然自釋矣

后子享晉侯造舟

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云造舟爲梁通秦晋之道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賓其一故續送其八而酬酒之幣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什隨故言千乘服虔以爲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千里八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自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事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路往還八反事還日行一百六十里而計則八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馬猶不能達于此后子之爲一何缺乎縱令如此説可以彰馬疾未可以明車多而發問也陸以其説而疑杜之妄愚亦甚以爲怪孔疏以爲后子預前約來使幣早發而來非臨事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

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爲之日酒食之屬皆任絳備之其幣乃遣歸取之於秦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反至絳耳此幣雖雍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不過一二十里耳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己之豪富故令漸進之也此疏明當但初讀之稍難解耳故愚既知其意而又陳物布圖以驗之乃知杜說之精不惟詳於解傳而寓部分行列之制矣陸不深考而乃云杜緣八反之語遂爲此言强以求合千乘之數何其踈也

國

於天地有與立焉 杜云言欲輔助之者多愚謂此解於本句無當蓋言有國者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上地得血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易傾也

鮮不五稔 杜云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此解本拗常語云言鮮不至五年

而云本自順暢可從然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賛之一字謬解蓋以君無道宜天有災凶以警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無道速之使亡也故鮮不五稔矣

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杜云趙孟意衰以日景自諭愚謂日月之推行無窮豈以自喻其視之者知已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愛戀之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

請皆卒自我始

杜云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陸云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車步參用專步戰自舒始陸說是也

此二者古之所愼也

杜云一四時取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愚謂一四時文意已於上文畢矣此二者即內官不及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雖皆重同姓而實有二事故云二者○此謬見補遺

四姬有

省猶可杜云據異姓去同姓爲省愚讀傳上文云君內實有四姬焉則此省即於四姬中明矣乃云據異姓去同姓則四姬皆去矣豈復省乎蓋子產以公既有同姓四姬故姑爲不得已之詞而云接御稱省猶可猶者可已而不已之意則杜之謬也必矣既考劉炫亦同愚說而正義不闢其非亦以此說爲是矣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云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爲樂有五聲聲之節爲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相及使得中和之和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罷退之後謂爲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煩手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退罷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乃息也傳下文君子弗聽劉云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

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爲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音故弗聽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無復可辨明哲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

女陽物 杜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必非此只在女一身中爲陰陽耳

使后子與子干齒 杜云以年齒爲高下而坐愚謂此蓋論班耳何及其年之高下乎言齒猶齊列也使至其坐時則二子自以年矣何待晉議之耶

二年周禮盡在魯矣 杜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愚謂遵之以序事籍宣子何自知其爲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今吾等不及見之耳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杜云藉須

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循字亂字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之亂乎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為恭又以為罪而討之使又有所更易則使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易更也

國則不共杜云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宜執其使按上文既言君求貪又言晉國不共句累矣宜屬下蓋言假使齊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甚言無宇之宜歸耳

三年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陳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杜云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孔疏據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直至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林堯叟以舊本爲是以自五五而加者必非艱拔杜前三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復云釜八斗鍾八斛則又傳本所云豆區皆以四而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舊本與杜註相會誠不能解若五五五而加則一鍾得十斛比舊鍾多三斛六斗太不經矣若如舊本則尚得八斛比舊鍾尚多一斛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民亦於事情太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國乎愚久以爲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

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爲五也亍遂領之則鍾比舊亦大六斗四升據今世用量皆以加一爲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取民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爲得傳文本然故不以稚而棄之**而或燠休之**杜云燠休痛念之聲讀爲嫗呴王若虛以爲溫煦安息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同而字與不若王說之明近**以樂慆憂**杜云慆藏也朱申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易其憂禍也本順**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杜註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陸云如若也祉喜也愚謂此詩本如陸解而於本文不合而仍從杜**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孔疏引檀弓所記事同以爲即此事也案

云忌諱忌日也而以檀弓及此註皆賛說愚謂以忌為怨本强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毋之亡日為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忌之不深矣若懿伯為椒之父則可耳禮傳文謂懿伯為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姑從其說而闕疑其人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杜云享通也劉向新序援此文享作享陸云古字享享通愚謂劉自誤非通也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云安于少小不能遠圖陸云杜以少安為幼小時耽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懦少惰耳今讀其語意本然 西陸朝覿而出之 杜云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陸曰既云夏三月又云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強解義終難通服虔云春分奎始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也鄭云西陸朝見謂夏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禮夏班冰也劉炫取鄭說陸亦取之愚初深以爲疑既而三讀傳文蓋在西陸爲小讀頂上句日在北陸而爲文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此解西陸二字春分之月奎星朝見東方解朝覿二字蓋云西陸與朝覿二時皆爲出冰候耳陸惟泥杜而不求之傳故轉覺支離若服說則即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者即下文所謂獻羔而啓也鄭之說即下文所謂火出畢賦者皆得其偏於文爲重此蓋約言之而其下乃詳言之也諸儒自謬而疏中亦甚明白非難通也

秋無苦雨 杜云霖雨爲人所患苦愚謂久雨四時皆苦之不獨秋也且其三句皆指天象

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過白露則苦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疏中亦同 **民不夭札** 杜云短折爲夭夭死爲札則夭札爲一矣鄭衆云札疾疫死亡也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斯得札之意義矣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杜云規正二子之過陸云規正會禮之失耳今覩下文果如是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杜云言爲宗廟田獵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幷晉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前孔疏以墮爲輸引公羊傳輸平猶墮平爲証陸以爲彼輸爲渝渝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盖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

以供祭則自應有幣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瘞幣焉瘞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而後見也此事明敘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有宋世子故曲為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論而即以傳文讀之本然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杜云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云洩憾叔孫召豎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而去之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孫困迫將死杜洩為其臣而且有忠義之節其時豈無憐痛之意乃追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必不然也叔孫既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禮葬白毀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蓋緣豎牛寵任既久而其為尤惡戾異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一時不察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蓋杜

解其言爲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

五年舍中軍

杜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爲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則傳宜屢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據愚謂劉陸之說皆明據此直杜之謬矣下文言四分公室則自明白不必用訖季氏擇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故削之

使亂大從

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陸取服說愚謂以從爲順雖通而左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蓋暗言殺其父耳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

數日而猶有不**享頫有璋**杜云享饗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知其故者乎

爲君使執璋愚推杜意蓋謂主國設酒食以享賓則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享令按朝聘之禮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而杜註與之相戾正義以此下文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獻者饗賓之事故以杜爲正愚謂聘而獻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得畧之小行人合六幣鄭康成所註甚詳正享獻之事況下文間述職巡｜功二句豈可即以享賓事賓之耶又爵盈設機亦合朝聘禮而言此即鄉黨所記享禮有容色之厚耳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杜云君臣和也夫豈有君臣不睦而能脩備者乎況以禮言敵國而以睦言本國文亦[illegible]

陸云言睦於楚良是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杜云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披賈逵何休皆以爲魯與齊平獨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杜從許說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言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茲事且齊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燕求之暨齊平不當云齊求之暨燕平也愚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正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是魯與齊平而無傳何傳聚[illegible]其發乎使齊果求于魯則當書齊求我也孔疏云因上年齊伐燕接此春中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今讀上下文本燕事文氣相接無疑劉敞强爲異說耳

魯衛惡之杜云受其凶惡陸云

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襄二十八年傳周楚惡之註云周王楚子受其凶亦誤蓋因孔疏云惡之如字或烏路反非也故陸有此說愚讀傳文明爲畏惡之惡惡無疑杜言受其凶惡蓋原其惡之之故疏既悖陸亦不明杜意

人生始化曰魄 杜云魄形也愚據下文云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則豈有既死而形能憑人者乎他傳又云天奪之魄矣則亦非形也考之說文曰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形矣杜既得其偏於下文亦難通

用物精多 杜云物權勢孔疏謂物奉養之物陸取之愚以爲非也其言權勢盛者蓋言有威權以賞罰制馭于人則有精爽而魂魄强雖奉養之物亦在其中而此其粗者若言奉養之物則今之富室

俗子其奉養者厚矣一死而鬼其何能強之有此必爵位威權之人而後可以言此耳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杜謂聖人殷湯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偪故今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安得至曾孫乃奔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又云僖子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於此既言殷湯而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攙並其文爲聖人之後愚以陸所辨皆詳明且杜以聖人爲殷湯則家皆其後也何云滅下宋乎

八年子產謂之杜云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陸云謂之當連周書爲句蓋舉書辭以詔子良使順其不順而勉其不勉也愚謂左氏之

文本婉古如陸所解何其句累而文滯哉好異過矣猶將復由杜云由用也陸云由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魏了翁云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蘖今按說文無由字惟甹字註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因省之通用爲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仆之休復生甹蘖於字義旣明而句法亦完矣

寘德於遂寘本訓置杜以至訓謬

九年晉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云然劉炫曰弁髦二物也因以敝之者謂冠則棄弁親沒則不髦也陸取其說而以杜說爲不明愚初謂二說皆通但加弁於髦時有尊之之意以喻君爲切故用之○此說見補遺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杜云后稷脩封疆埴五穀今戎

得之唯以畜牧陸謂封殖封厚長殖也制制御之也以斁之杜斁矣**辰在子卯謂之疾曰**杜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案王充論衡曰禮不以子卯舉禮廢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陸晏又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說者以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興亡固有定數當由於德桀紂以是二日亡故王者忌之以存警戒之義耳初不係於日也言亡必有興可以湯武興日而爲喜乎若陰陽讖緯之說君子不道又足論乎**飲外嬖嬖叔**杜云外嬖大夫之嬖者蓋外嬖對內嬖而爲言

耳若云外都泚矣而陸乃多爲之辭贅矣成十七年註云婺辛大夫是也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杜云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夫既曰居其維首則必居之者矣下曰有妖星焉則明言有妖星見於其所居之處今杜既曰客星居玄枵之首不大畧乎今詳傳文幷考星辰度位盖言婺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婺女之次韋昭註周語亦曰須女天黿之首須女即婺女也天黿即玄枵也

天以七紀杜云二十八宿面七夫二十八宿固爲面七矣而於此上下文何與乎愚按爾雅斗牛爲星紀郭云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爲星紀則其分在不應有妖星出于其間故言耳

彼雖不信杜云彼傳言者劉用熈曰彼謂欒高也信猶實也言彼雖不實欲攻我今以下文讀之當在樂

高也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杜云行用小不得見新君
將自費用盡竊謂以用訓行既非矣况其意即
以用爲見新君之用耳如不用爲見新君則其
幣固在何盡費之蓋不行在千斬馬在衰絰之
人上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矣
中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謀說已在
隱公元年陸又云斬馬言衰痛之深如斬截
也得之矣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杜云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已由子產之
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愚
讀此辨雖無他謬實未得傳意夫不患不知患
不能行者此吾人論一已之難易耳今知在子
產不能行在子皮則知未可輕也其所謂難者
蓋歸重于行以責已耳下云夫子知之我則不

足其意可見註乃云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則又以知屬已矣此豈子皮歸美子產而重責已之意耶

十一年物以無親 杜云物事也此猶[illegible]豺弗親之謂也陸云物猶人也言不恤小國之患故物情不附然矣

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塴 杜云塴下棺俞琰曰塴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按說文云窆下棺也塴喪葬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畧同塴之與窆實則一事而義小異耳今從掩土之義

齊將何事 杜云言晉德不衰于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愚謂齊以國大何肯事人陸云何事猶云作何等事也言其無能

爲也與愚合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杜云坎險故强坤順故溫强而能溫所以爲忠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陸云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似然詳傅文云坤之比比者謂坤卦之比爻斗故比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如崔杼得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爲說皆止取本爻不及之爻也今詳陸說爲是則其解皆宜改愚參以正義之說解之供養三德爲善杜云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非此三者弗當杜云非忠信善不當此卦

按陸以此三德爲說當作二二德者即上文忠與共也杜以洪範正直剛克柔克當之與上文不相蒙直强說耳愚謂上下文俱以忠信共爲言而此忽以洪範三德其爲無當必矣而以爲

誤非也蓋上文本言忠信大都天下之事人臣之節忠信盡之矣惠伯以南蒯居下位宜共以事上故加共字以諷之是以合忠信共爲三善非此三者即須此而言杜又舍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又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下飾而恭也其意可見今皆改正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杜云皆古書名愚按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五典八卦之説謂八索九州之志謂九丘又按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鄭玄云即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賈逵則三墳五典與孔同而以八索爲八王之法九丘爲九州亡國之戒又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維能典朕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八周禮八議之刑索謂索空設之九丘周禮之

形丘空也亦空設之又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杜以諸說各以意言無正驗故皆不從而但云古書名今愚攷諸說安國之說爲長而猶恐或有未然故加或字諸說雖多鑿亦存之於此以備考焉

式如玉式如金 杜云金玉取其堅重而不釋式字若即以上文用字解則文理難通若以物則堅重者果何物乎竊思式必車軾之軾古字通用耳既考韻書果然○此已易舊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肅日形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民力而將盡陸從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强亦

非語意然以刑攺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解盖形象也君子不盡人之力乃象民力而用之盡也旣而復讀傳其文氣本順下故易註如杜但解形字非惜民意故今易之庶㡬切焉

十三年依陳蔡人以國

杜云國陳蔡而依之陸云依倚陳蔡之衆以立國耳是時倉卒舉事何暇遷國陳蔡乎愚謂二說俱未爲得盖以陳蔡既滅而其國人皆有故國之思故復其國以依附二國之人心耳

乃大有事于羣望

杜云群望星辰山川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竟内者不言星辰趙子常曰舜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愚又考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註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又典瑞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觀諸說則星辰非望明

矣杜蓋承賈逵服虔之誤耳 **棄禮違命** 杜云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禮乎蓋以當璧之命在平王以至幼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以平王爲長耶據帝龜意寶以有事于群望爲禮耳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杜云宣子謂棄疾親侍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心造亂之人遂若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叔向答之如彼味其言意自見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杜云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同惡服虔云蓋言子干無黨於內誰當與共同好惡者其說是矣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杜云皆庶賤亦大謀矣此蓋以子干在晉乘亂而入與桓文非同耳

若言廢賊則於此時事不切甚矣

有士五人 杜云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杜云子餘趙衰子犯狐偃

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 杜云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盖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如此既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又云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則四人明在五人之外矣儁如杜所註則以趙衰狐偃魏犨三人叠見而顛頡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盖叔向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則五有字皆並稱可知豈得子餘子犯魏犨復在五士內耶三子既在內而賈佗獨不與顛頡司空季子又不在心腹股肱之列

聊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四人不在其内也必矣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壬申復旆之

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愚於傳中累累見旆而杜解之者多異姑舉二三辨之莊二十八年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旆杜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旆僖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云旆太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大將稍却後於云大旆之左旃杜云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哀二年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云旆先驅車也於此年則曰游也愚考杜所云繼旐曰旆出于爾雅郭註云帛續末爲燕尾者義見詩其所謂詩即小雅六月白旆央央是也詩註亦云白旆繼旐者也因再考五經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則以

旗畫朱鳥即詩云織文鳥章也其一則旆別自爲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即所云白旆央央也其所謂旃充幅長尋者並無有馬則詩與爾雅既異而乃云義見詩悖矣杜於子元爲旆則曰特建以居前固爲前軍矣狐毛設二旆則曰大將所建至于亡大旆之左旃即前大將所建無疑而復以繼旐曰旆何自矛盾也至此年建而不旆又云游也故正義從爾雅云游是燕尾不旆者建大旗而以其燕尾繫於竿上也至陽虎兵車之旆則以先驅車釋之與子元畧同愚因反復其說并以其事推之則子元之旆與陽虎之旆其爲前軍必矣即詩所圖者是也若狐毛所設與後所云及此建而不旆之旆皆大將所建大旗與繫旐之旆必不同而杜或强而一之或二而分之皆不得其當矣蓋旌旗爲物之大而燕尾特其飾耳豈有既建旌旗而特繫其燕尾

以示未戰至明日方放其燕尾以示將戰乎其軍容何太不明彰也故建者必非旌旗即大旆之干耳先惟建于既而曳旆將戰之志明矣因攷詩圖白旆鳥章自是二物而以爲一非矣又詩之桑柔曰旟旐有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與詩圖同則與廣充幅長尋曰旐者又不同矣竊謂爾雅士人稱爲脩詞指南景純又博學高才好古窮經元凱號稱武庫身經行陳皆不宜有誤而爾雅與詩禮既別元凱每有背馳且於軍事不協詩圖亦相傳有據不應草草以是節而推則古書之難信也不一矣考古者不其難哉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箙蓋可以取飲陸以爲非引鄭風抑釋掤忌毛傳云掤

以覆矢先儒相傳為冰與掤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註皆訓為箭筩盖彼云釋甲執冰或當如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於冰也猶飲羽之飲愚恩而考之時意如說以七月之下旬盖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發蒙以幕當不勝其焦渴故以壺漿藏于冰使之涼而可飲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倥傯之時何緣特取矢箭而用之乎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云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愚謂直與義豈有二耶

猶義也夫 杜云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陸云先儒或譏元凱此論然叔向之處三事亦未盡善愚雖不知先儒之言即以元凱强解傳文矣傳中明白深美叔向而再三婉辭以稱揚之何有疑也豈元凱心本不取此事而

謂以合
已意耶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云天子絶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陸云此解未暢孔疏備矣良然故用疏所說而解之一動

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夫杜於晉元后喪引此爲證謂向譏宴樂不譏除服矣於此又以不遂服爲失禮不自與其說乎夫季申日失二禮謂因喪求彝又宴樂以早除喪以不遂服爲非似爲失禮者三而此云失二禮者蓋以天子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大子雖有三年喪之義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唯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彝器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未說爲當

十六年起亦以知鄭志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言志自作者賦者而言則當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益於此難貼蓋鄭志鄭國所誌載者耳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杜云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孔傳曰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傳言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于舍則月體掩日而食矣唐曆志曰古文集于輯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各說皆與杜不同姑記于此逸書蓋亂征也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夢夫既滅陸渾已應夢矣乃以此應夢何淺也蓋以爲文公於夢中所命故獻俘以告成耳令除於

火火出必布焉杜云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朱申曰言今火向伏而慧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爲災所謂布新陸取其說愚觀意義二說皆非謂除舊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二說俱以火災爲布新火發矣蓋傳文高簡上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而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水火所以合也杜云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竊觀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多少也璀斝玉瓚杜云璀珽也斝玉爵瓚勺也故創之據說文璀玉也璀斝者以璀爲斝與玉瓚相對非珪也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心本不明陸云患失猶論語患失之失言大人懼遠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云可以無學其解甚明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云庭蒐場也過期三日杜云處小不得一時畢陸云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于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此解本暢

許曰余舊國也杜云許先鄭封陸按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註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予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自謂俘邑乎此註仍足以折杜之疑矣

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杜云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按國語無札瘥夭昏之謂帝昭註云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夭昏註云昏狂荒之疾也陸云此云夭死小疫似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夭昏孤疾則帝論爲是

二十年梓慎望氣杜云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陸云此或梓慎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鄭康成註周禮馮相氏世登高臺以覵天文然則此曰官之世業也故削之

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杜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愚謂此必非也時齊氏方肆亂豈見其不敢爭遂

少哉乎下文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可知且諸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以當闕而乃不敢爭乎此肉袒者明示以必死耳

阿下執事

杜云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竊謂大謀此本青欲將事而衛辭之故青以齊侯命云猶在衛地則衛君也即欲就死鳥行聘耳若比衛臣下則猶在下文親執鐸與燎於此何與乎

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杜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予謂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謚無墓田惟朱鉏兼有墓田也亦一時事何終言之有

四物

杜云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陸謂之强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為律度量衡也先儒以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數

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即上五聲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為樂器者而可舍之乎

七音

杜云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日王因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陸云此註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日不用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為疑孔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無而取之此曲說也愚考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七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

後可用也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是元凱七同之說實始于此而有少異不知其又何本柳子厚非國語以鳩爲誣聖人之大而不聞其所以爲誣又考蔡季通律呂新書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五聲正聲故以起調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五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夫然則二變固五音之不可無者本自有之與元凱泠州鳩之說大異疑不能決愚不能通曉律意但以爲使二變出於音律之自然則不應自周始有使果自周始則虞之韶湯之濩皆不成樂矣

使殷前果未有也則杜泠之說當是使自前有之則鳩說未誣矣又考前漢書志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蔡氏曰所謂七始七音是也又引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則又自二其說矣既得近世李原德樂律纂要曰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聖人亦不得而損益之也通典盖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爲之說不殊不知國語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况前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有乎得此說以爲可釋前疑矣然再考漢書則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雖異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舜欲聽之則七始者與七音何

與而李通原德乃譔以當之乎後儒撿諸史律呂志於州鳩之說皆不之載惟推陰陽氣候合天地之數以爲樂本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則二變自古有之鳩說皆其所不取其誣誕也必矣然蔡氏既明二變之所以然而又載通典之說以自乖戾李氏雖知州鳩之附會而于七始之義猶有未明世之欲著書成家者非有睿哲之資超然炳然之見何以博羣書考異同而决其衷哉 ○ 尚書無七始之文班不知何本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杜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饔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

命數絶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疏强主杜而非

劉以周禮掌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

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則卿大夫來者亦

當牢禮如其命數計絶國卿不過三命於法

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七牢也愚謂劉所據

禮甚明而孔疏强以諸侯准之固妄且自五而

加二爲七猶事理所有若三而

加四爲七則魯之不經也甚矣

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 杜云同乘共伍當皆死竊惟杜意以同

乘共伍者既死已亦當死義不獨生也

愚謂軍事以勝敵爲則以死死敵爲義凡在軍者

皆自當鬭豈論同乘共伍者乎設同乘共伍先

降已亦同其降乎干犨

之意只欲死於戰陣耳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杜云王語賓孟欲立子朝

爲大子林注堯叟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說作悅陸如林注愚謂若從悅則上文王子朝賓孟有寵則既悅之於此不贅乎故如字作說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 杜云分別叔孫子服回賈逵以爲使邾魯大夫各居一館陸是賈說又云其下言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者亦執邾大夫也或謂邾魯二國其大夫固宜各居一館傳何用記之且觀此事本曲在魯邾何罪而同執然傳文本如賈說蓋曾邾國聽有館更分館之者以便於聽其詞也邾遷曾境不假道非曲乎

南宮極震 杜云爲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震是以震死非爲屋所壓也竊謂地震可以致死者多矣豈特屋壓乎

吳大子諸樊入郢 杜云諸樊吳王僚之大子

孔陸皆云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與同名此應傳寫誤耳且專諸曰母老子幼無若我何何緣有子將兵代國者此即諸樊之大子光無疑也杜乃依文解之謬甚

二十五年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杜云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氏强擬愚覬春秋中大夫爲同列逆女者多矣季氏雖强擬而以此罪之非也

五牲 杜云麋鹿麕狼兔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爲用註云牛羊豕犬雞此與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解之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其餘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脇肪自相乖背良可怪矣服虔解三犧爲鴈鶩雞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物耳愚謂陸譏杜與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

號亦非也古人制禮豈得謾無所準乎且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爲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牢禮亦然周禮王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雞犬耳其麋鹿熊麕豕野兕謂之六獸鴈鶉鷃雉鳩鴿謂之六禽固不可混焉而以犧牲名之又可雜焉而隨所用乎蓋野禽獸止充醢醯之用此大叔姑舉其大而未及其細故愚解亦止于六畜焉

九文

杜謂山龍華虫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書孔傳曰華象草華虫雉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虫爲雉也周禮鄭註亦以華虫爲一物陸謂此註釋華而不及虫疑有逸文愚謂先儒皆以華虫爲雉而九章有宗彝此必逸之故以宗彝足其九

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云六親和睦

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上註以天明爲日月星辰何乃頗異其說陸云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是也**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云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陸云周喪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今按陸說爲是故削去下句然所謂不能用禮者亦未當季氏之罪故稍貶之**君受其名**杜云受惡名竊謂以臣逐君何惡之有殊失君臣之分矣蓋言必不能逐而徒受其虛名以致禍耳**失魯而以千社爲臣**杜云臣爲齊臣愚謂諸侯不臣寓公禮也且齊侯云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千社屬之公故曰臣也故子家以千社對魯言

而杜所云誤矣**而何守焉**杜云何必守盟誓之言公陸云何必守愚謂上文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則弗通應上通內外何守應上去君若盟誓之言則不與已矣何云不守乎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杜云不忍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按周語祭公謀父曰王商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張衡東京賦云百姓弗忍用是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皆謂弗能堪其惡也故從諸說而易焉**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云閒與也作去聲釋其位與治王之政陸按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也汲冢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之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遥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遂謂陸採不經諸說以示博而不釋本傳遂竊謂以間王政者即諸侯間於王事相朝之間當音閑非與字意也蓋因王室多難政事倥偬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少有間隙耳況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間王位又云贊私立少以間先王則閒皆參錯干犯之意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通用又同一句法乎若陸所引諸書蓋因有共

和二字故誤以爲人名而妄爲之說以附會耳設果如所言則言共伯一人足矣而乃言諸侯乎言諸侯則非一人矣

帥羣不弔之人 杜云弔至也此用詩云神之弔矣彼弔至也今以至訓弔難通蓋言行亂者皆好禍不相弔恤之謂也

天道不謟 杜云謟疑也竊謂杜於慆謟二字皆以疑爲訓而不考文意慆謟雖通用而各有宜訓此言天道不濫惟德是與覯下文可見

二十七年王可弒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杜云循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愚自幼讀之即不謂然按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幼也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僚可弒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于楚而

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㮕我何意尤明服虔以下文曰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强解如此而杜因之竊謂專諸烈士臨事而以老幼爲托非其心矣且光亦何待其相托而後以爲報耶此非唯文義迂回抑亦不知古烈士相與之誠矣

事君如在國

杜云書公行告公至是也竊謂此視史事耳趙子常曰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屨之類乞矣

天命不慆久矣

杜云慆疑也言棄君不疑愿考韻書慆悅也言天不悅公已不祐之也覺順

使宰獻而請安

杜云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敢臣宰人大夫使宰爲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中也劉炫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在中升也愚按儀禮本如劉說而杜偶不考以致斯謬孔疏又援鄉飲酒禮以請安爲常不見

甲公之實尨爲阿杜非正也

二十八年屬厭而已杜云屬足也韋昭云屬適也厭飽也言適及飽則止

此於文義自明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杜云言龍無知乃人不知之耳

陸云言人自不知無擾龍之術耳非龍之有知也愚謂陸解固勝杜而傳文自明白削之

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見襄公二十四年傳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杜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孔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植百穀故祀以爲稷賈逵鄭玄皆以爲烈山炎帝之號

即神農也則杜之謬明矣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云合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愚謂杜說開闢迂而曲至觀孔疏復强爲辨解終爲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之陸云不虞之患皆此旅喪葬之類出于意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辨也初觀之若陸是者既又讀則知杜非註其不虞之患蓋會其意而補其所不及言耳若軍旅喪葬之類皆鄭事晉之所宜者何不虞之有故杜云

所備御者多則不虞之意足矣言不及辨非敢忘共命也此杜爲善註陸乃未悟其意而改之

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杜云不得如先王禮數陸云言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君親執紼意蓋得閒則君親行不得閒則大夫不獲備數傳意本然而杜以先王爲言遠矣

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杜云柔服謂不與吳攜貳朱申曰使吳人柔順而服從也蓋杜亦註其意而朱說較明

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杜云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愚謂大王王季特方肇基王績未及文也自武王有天下而周公制禮樂始有文耳闔廬於時亦未有入主諸華之意蓋言其志廣才美有慕周先盛時耳杜說鑿矣

將焉用自播揚

焉杜云播揚猶勞動也夫播揚與勞動意義不同蓋子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若為三師以肆焉杜云肆猶勞也陸引釋文云肄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理焉彼秦師在一陣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事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為解云肆習也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之義而使楚徂於我之數出不大為備則必習而易我矣故大舉而得志也此較二說似為長然詩曰既詒我肄又曰莫知我肄皆訓勞也則勞本為正訓而陸乃改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杜亦可

三十一年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杜云有所謂有地也

愚謂此解太徑而於上下文俱不順蓋云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者暗指庶其也蓋所指物之詞

吳其入郢乎庚午之日日始有謫

杜云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愚謂史墨以天文而推何料人事若天意使然則有非仇而仇仇而不仇者蓋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云爾其謂辰在辛亥而謫始庚午其理不可曉故缺之以俟知曆者

定公四年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杜云嘖至也煩言忿爭按管子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又荀子嘖然而不類楊倞曰嘖爭言也此云嘖有煩言若曰嘖然有煩亂爭忿之言[illegible]今訓嘖爲至非也

分之土田陪敦

杜云陪增

也敦厚也竊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耳王制分封有定與孟子及諸處所說者同可信魯至戰國時幷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疏與堯叟以為此增厚者妄矣盖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盤玉敦註敦盤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司農云玉敦歃血玉器又九嬪凡祭祀賛玉齍註云齍玉敦受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陳氏註謂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敦之為魯重器也舊矣焉知其不為周之所分乎或謂敦果為分器獨不與大路大旂等並舉而又綴之土田之下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固有敘而重叙分見互屬者所以為難及即此本文可見若申豐之論覆其重復多矣初不覺也

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杜云踐土

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之大小序也子魚所言盟歃之次竊謂先後正當以盟歃爲序其序豈有二乎杜意欲兩通故如此曲解而實非也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之辭未考周室宗盟之序萇弘雖周賢臣而其事亦或未之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爲信乎如此姑闕之可也

剄而裹之　杜云司馬已死剄取其首愚謂其時吳兵乘勝事勢窮迫必待其旣死方剄恐無及矣且何足爲忠壯乎必自未死而遂以剄藏之此烈士之行不可以常情測也又或成自剄耳

不敢以約爲利　杜云約謂要言也此盖謂一時之事非德舉故雖不敢見亦不肯爲盟陸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其說較然矣

五年改步改玉杜云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則亦宜去璵璠陸引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玉改行帝昭云佩玉所以節行步君臣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則不宜步玉矣杜謂季孫前行嘗佩璵璠祭宗廟未必然也恐觀陸說似有理然此與晉侯事不同彼門改玉改行蓋言佩君玉則行君禮爲僭今曰改步改玉則言復臣位而行臣禮爲宜且陽虎跋扈若季孫未嘗佩璵璠主祭何自而遽欲以爲斂乎其僭必有因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云尋傳所記闔廬但有弑君之謀並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但當以其兄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

陸合故採而訂之

八年主人出師奔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賈逵以爲主人出魯人奔走而卻退孔疏以爲若從賈言則是敗還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猛得以逐麇丘也陸是賈說謂其奔敗退卻者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愚讀傳文本如賈說謂奔往救之者不順戰陣之間小小進退常自有之況此役魯亦無大勝齊後冉猛無繼而僞顛可見賈說爲是

掞衛侯之手及捥杜云掞擠也血至脘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藏僩曰掞若言推擠則不當言至脘陸云掞字書掞一作捽持頭髮也捽是把持之意掞意亦當然觀杜說自相反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脘義捥

從手從究盖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也涉佗以他國之大夫而捘國君之手上近於背其辱之也甚矣

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

杜云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故於僖廟行順祀愚按經書從祀先公杜訓從順也盖以文公二年躋僖公為逆祀故必强以此為退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為禮無有知其逆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為逆也縱知為逆而升閔於僖將以諂媚耶閔公幼而遇弑無嗣何須媚之若謂媚於群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未聞有譴謫之應陽虎何故而忽自為此變常之舉以取怒于僖神也且既知懼於僖神即不退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仍退之皆非人情所宜陽虎之役必不為之愚謂但合群廟之王於僖

宮順其昭穆之序以禱於先公又以僖公季氏所立故於其廟以見崇敬之意推之當如是耳

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咋暫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疏曰言汝先祖以來皆爲季氏之良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之陸以疏爲長愚讀傳文二解皆通當在咋之字義別之若如杜以咋爲暫則其說是矣今考咋嚙也東方朔答客難孤豚之咋虎則是恨疾意非暫忽意也疏之義果長矣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杜云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弔子明舍子明遂使出門去劉用熙曰子明喜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北宮出謂遂

之使出而各居也則劉説有據且近事情**其帥又賤**杜云帥謂東郭書劉炫云傳所
陳東郭書之事皆非將帥若書爲帥則人無不
識何故云晳幘而衣貍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
子也又書既爲帥而被晉所敗何齊侯乃以爲
功而更賞乎陸是其説然以愚觀之則不然是
役齊侯親將其鄉大夫爲帥者名姓不見於傳
東郭書等皆以勇士從軍有功或即爲帥未可
知也其云晳幘而貍製蓋舉其狀以爲證亦無
私耳豈必不知其人哉假使素昧平生自讓登
之後亦必審而知之矣下文彼賓旅也貞山以
書不識彌故稱之爲賓豈有俱爲將帥而猶有
不識者哉後雖敗于晉其登城賈勇之功亦自
當賞豈得以一敗掩之況敗者諸將均之而讓
登之勇彌與書獨之也**晳幘而衣貍製**杜云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値幘作齰

按正義引詩諸老篇稱夫人美云揚且之皙則皙是面白之名又說文云齻齒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齊矣愚謂皙爲面白則可以爲齒白則不可且以幘作齻尤強蓋幘即岸幘之幘言其人白皙幘而不冠身衣短製則其人死然在目犁彌據軍中所見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以裘訓製亦未安製則衣之將成者或以短衣而爲別衣未可必若裘則衣之大而成名者此製與裘必有別而以裘名之謬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杜云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無勇者以誘致之陸云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兵故言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爲無勇耳不欲虛當爲殿之名也今按陸說本於正義而畧改之愚謂素作空終強其言素厲者蓋惡備之每重

小國也彼固知曹國小而敗必不能追衛之勝兵而惡衛故云然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杜云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愚謂若杜解則當於再字為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動者乎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鷙之狀擒捉吳師以衝其陳欲其陳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動耳豈有敢死之士再往皆為吳所禽而又不動者乎何吳師之强一至於是林云使死士再往遺吳禽則以弱兵委之如鷄父之戰可耳未有以死士而遺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哀公元年不可食已 杜云食消也已止也此解本不妥陸非之乃以食為食言之食尤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今不取後雖怨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

二年謀以故兆詢可也杜云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今既謀

同可不洒更卜子謂此謀甚矣此執與范中行

氏戰非從大子事也大子特為右耳此必執始

欲逐范中行而卜得吉兆趙孟曰可矣杜云吉大

也此事甚易見杜自謀

子前怯而後勇亦謀使果吉大子當於其上逐

鄭師時下傳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大子勇

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

將亡故喜而傳傁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四年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杜云命大夫別縣監尹疏曰楚官稱尹故

以尹言陸云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也安得稱

尹今按陰地本晉地而楚使與言如此必晉大

夫無疑杜何誤至此

疏何曲之使通乎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杜云前敗於栢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劉炫曰再敗謂今戰更敗陸言今案此下云棄盟逃仇方說退意則此再敗之義當如劉說

潛師閉塗杜云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敢塗者謂匿其喪也又徐廣曰塗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壁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盖閉猶隱也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所謂閒道使人不得於中道邀守之耳

七年上物不過十二杜云上物天子之牢陸云上物亦通言之如冕與旂俱十二旒王路樊纓十二就之類則是不專謂牢而牢亦在其中矣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云諸大夫對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然知必危何故不言杜云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云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不樂而出杜云季孟意異使直不同故罷

享愚謂此段文意文氣本一順而下杜乃强分裂上段爲諸大夫對而以下三句爲孟孫答想必有所本蓋以季孫享諸大夫以謀伐邾而諸大夫皆云不可無遂伐之理故乃以意强分之而不尋繹其文理之本不可斷也且解上段爲阿季氏之語與傳文皆反附會明矣彌不覷東漢竇憲之伐北匈奴乎使舉朝會議舉朝皆以爲不可而袁任二公爭之甚力竟不可阻蓋權

勢所在不能執何也其享以謀之者姑以示同于衆耳豈取其謀之善而從之哉愚故順其詞而皆以諸大夫之語解之

塗山 按舊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按尚書史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 今鳳陽府以爲古塗山氏之國即所謂濠州也越絶書又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興即蕭山也吳越春秋又無載塗山之歌大氐渝濠宣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史記亦云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北壽春即 今鳳陽府懷遠縣也竊謂禹會萬國諸侯應在四方道里

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豈今
會稽者或止會南方諸侯於此而後人即以塗
山名之耶則壽春似為得之蔡仲默於尚書註
今一統志皆同屬居窮僻蒐閱質問皆無從
得姑以所聞求正博雅深慚寡陋云○渝州今為忠州當塗今屬
太平府皆知非是故不辨

八年會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杜云緩時若無能
自立急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已
而言此時魯之微弱已不必言矣專藉四鄰之
救故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
已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
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云鄙人教吳
必可克疏曰杜

意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馬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爲吳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鄅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爲實克武城國人懼懼其寄魯非武城也邇非其說陸云傳言伐武城克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此時蓋在魯國人懼其內應耳劉炫於傳文爲厭未可非也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犯既嘗爲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因事吳而吳賴之以爲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爲之懼也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劉炫謂載非載書蓋負載器物欲往爲質陸云此說是也又云載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俅俅讀曰戴荀卿書戴

子作載盂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為近豈有盟不成而遽從爲質乎何景伯難于盟而易於質也且景伯位爲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必無是矣陸每以古字通用爲解而不用本字曲矣

十一年人尋約吳髮短 杜云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陸云說文尋繹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約以待用也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

使於齊

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杜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案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與杜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役明是子胥身自使齊使子胥使人當曰使使於齊而

無反役之文矣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弔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孔疏云禮弔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弔喪非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曰喪賓不答不自賓客也陸云依此禮則言孔子拜者悮又云以季氏不絻而放經則夫子貶禮以徇强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絻放經而拜為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經而拜耳非謂孔子去經也然孔疏又云喪賓不答拜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弔者先拜據傳文必有拜法特記不具耳愚謂孔疏此說近於有理可從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載異蓋曲禮惟言賓主弔喪之常而孔子以臣

吊君應自不同想孔子時以吊於朝矣而後適季氏豈向季氏吊乎其交拜者如常時相見而拜耳吊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孔子拜爲誤也葢見季氏不絻亦放經而拜以爲稱耳其吊君母之喪已盡禮矣豈謂貶禮以徇强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旣不絻矣又何經之有貞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經從主節制夫豈孔子弔季氏而云從主哉

十四年子我夕　杜云夕視事陸據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註云莫見也柳宗元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爲莫見見愚謂昭十二年夕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處夕應是子我夕視事耳其下文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可見爲視事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杜云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按史記齊世家司馬貞註云世本傳陳僖子産成子常以下七人若昭子則桓公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非田完世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宫陸云此稱四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其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同入公宫不可強以四乘爲八人强叔父爲兄弟之數此服虔杜預之失也今按孔疏亦引世本以昭子莊爲僖子之子與司馬氏之說不同疑欲成杜說而妄言耳愚謂此等世遠諸儒各據所見而言皆不可考故並存之野曰

嘗私焉杜云嘗試也陸云言已嘗與左師私暱猶云吾嘗獲於夫子爾傳曰欒盈佐魏莊子爲下軍獻子私焉愚謂杜說是也上文云吾憚告子野曰試私告焉其文甚明陸以他傳

句一之誤矣

十五年廢日共積 杜云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發所積貨聚之用陸云共共積謂供給委積今按杜說本強盖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而爲一日之用耳故曰廢日又考諸書積字皆如陸說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杜云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陸云喪失也背魯出奔是失其宗國今覩陸說爲得

十七年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杜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劍陸云良夫乘衷甸兩牡僭鄉當爲罪之一若三罪不數衷甸則傳何用胥文袒裘不釋劍總是一事耳礼疏曰三者皆偪僭于君故以此爲三罪若衷甸僭御耳比此爲輕知衷甸非也愚謂誠如疏

且袒裘帶劒亦果二事何可言一事乎若以賢言則幷紫衣與袒裘帶劒亦一事耳此良夫之自謂無辜者蓋以一事而强之爲三罪耳杜說不可易也

大子又使椓之杜云椓訴父欲速得其處陛云椓與訴古字通楚詞訴謂余以善淫呂氏春秋椓崔杼之子使之爭愚按貞山於文義之精難通導以古字通用爲解古字固多通用者而亦有各爲意義者此椓從木與從言自不同從言者因讒譖之義此即詩云椓之登登椓實也蓋使人實其父之罪耳

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杜云衡流方羊皆不自安意裔水邊言衛侯將如此魚於裔焉句絕此賈逵之說而杜因之也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遊戲喻衛淫縱疏不然

之以詩云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衛侯則方羊為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肆之狀何得比以勞苦之魚劉炫以為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為下孔疏不然之以為詩之為體文皆韻句其助語之辭皆在韻句之下即齊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王詩云君子揚揚左執簧其樂只且之類是也此之方羊與下句將亡自相為韻裔焉二字為助語之辭上繇辭之例未必皆韻此云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不與後亡為韻又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不與攘公之羭為韻是或韻或不韻理無定準以劉為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為縱肆之狀非也愚即其說而論以方羊為縱肆之狀誠非蓋方羊為彷徉古字本如此謂詩韻有在助語之上誠然然裔焉之裔乃實字非助語也又古詩

並無隅實字用韻者又以裔訓水邊尤不經且以裔屬上句亦不成文劉訓裔爲遠固爲字義然果何指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裔者言其苗裔之同也故愚以裔爲屬大國讀之文理本妥又謂蘇辭未必皆韻尤非也蓋寶古字作裔許氏說文亦引圭竇作圭窬窬與踰又自爲韻也若專之踰攘公之踰踰與踰自爲韻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臭與蕕又相韻何云未必韻乎蓋攻杜說而詳辨之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杜云二國齊邾也愚謂邾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足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

二十三年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杜云競遽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也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矣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暫離耳訓競爲遽既溼亦不切事理

彌甥 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自疏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也彌甥猶言曾孫也以父爲之甥而已又爲甥之子耳

其可以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意如劉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愚從之而詳其詞

二十四年是衟言也 杜云衟過也陸云衟蹎蹶之意非當作愆說文字林皆云愆瘳言不慧也三蒼云[illegible]廣雅云寱言也此謂晋人妄語若夢中譫寱之言諸說固有理但

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
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二十五年君將散之

考散與殺同非義蓋殺之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

戟其手

杜云抵從手屈肘如戟形竊謂以手抵從固非戟形矣曰屈肘又非手矣且雖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蓋戈與戟皆有枝兵毋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爲三此必屈其無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爲戟形耳此本義手而杜既謬後亦未有正之者豈必以手其[illegible][illegible]小不足以喻其兄耶終不知指[illegible]手也而可以爲戟形乎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杜云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愚謂城門必自有重何須舉以爲言蓋言甲明號令示嚴警之意而後開城門復登陴以守則輒畏有伏兵自不

敢入

耳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强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矣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終

竊觀古名將多好讀左氏春秋吾師傅士凱氏夙負經濟曉兵尤尚義烈與家君為執友捘謦欬聆其言論即竦異之既而家君命執經授義亟蒙賞以易悟然未獲悉其微也閱二年師廼以歲選作邑博又二年拔萃舉於

留都追思往訓多內媿爲令春以左傳注解辨悞見視其弘深精覈非世所擬因概左氏之旨晰矣諸家之謬訂矣師之困阨以抑鬱也孰惜而孰振之乎孰奇而孰

曜之乎恨埈猶弱無能為之重也若何而使其高節嘉謨英略俱少概見則於

當世明公尚大有覯云

皇明萬曆甲申仲春中旬門生顧天埈頓首謹識

登母氏伯凡士亂父敦節槩號古嬌俗以故志不獲雖分訓剡谿親朋咸慮其嶽嶽難諧也既聞三薦於

朝矣登深歎

三公知人惟哲而舅氏之志亦非必不可讐也復將杜武庫解左氏傳而更之詳析衆說是非之原名曰辨誤不余愚鄙而示教使題識焉又見其他作多悲慨語因思使吾舅蚤顯豈復得餘暇爲此令卓卓如是將永傳奚疑而況其顯者固自有在耶

藉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萬曆壬午應天舉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昔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補遺

遜既作辯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

內閣王公荆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注中不

敢攘其美從自改前註數條外爲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 杜云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下 內閣王荆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illegible] 越拜於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隕墜於堂[illegible] 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明爲堂下復改而從之

二十三年期期而不至無赦 期期音基 冬懷公執狐

突杜云未及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識謂懷公使樵秦晉家鄉豈遠其期至期年乎凡觀下狐突所對並無未及期之意蓋懷公自以意限之期至所期而不至乃殺之突意在必不召蓋已及其所限之期矣

二十四年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云鄂鄂然華外發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韡韡然朱子註此詩同愚思唐玄宗愛兄弟之樓名華萼相輝實本此二註不及又以爲韡讀註疏知二註從毛傳鄭箋曰承花者鄂不當作柎柎萼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正義謂鄭取喻親切良是考韻書皆以鄂與萼通不作柎徵以此詩楊用脩何元朗近世博雅之士取鄭說以譏朱子

林叟以華萼承櫌從鄭以不爲豈不是疑不柎相遠耳再考不有七音同柎其一也俗作逋皆切盖本不也增足爲趾或爲跗或爲柎四字音同義亦通或作柎誤緣古字少以一字爲幾用後字漸多乃與本字相遠然凡花止一蔕鄭以柎爲萼足固一蔕矣乃云承花者萼似萼亦蔕矣故韻書註萼柎一字皆交互不明且據如所云文義亦不宜句斷據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又柳子詩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則萼豈蔕乎又別詩曰常棣華鮮聯跗萼尤與二句聯合無間顧翁云花外曰萼花內曰蕊則萼跗皆花也韡韡以萼跗相照言而實即花矣毛杜朱固淺淺而鄭亦微誤[illegible][illegible]取三詩釋之廣幽而暢矣

後重訂尤長

文公十四年請葬弗許 杜云請以卿禮葬未有非之者愚亦仍其謬

今王制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因觀後傳文云許之文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其說不可易矣

宣公十二年殿其卒而還不敗杜云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竊謂會所將卒即上軍也據杜即以上軍爲諸軍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軍未動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盖士會自以其身爲上軍之殿耳此如合肥之役韋叡將梁兵還身乘小輿殿後魏兵不敢逼事理略同而杜謬甚矣

成公十六年詳以事神杜無註正義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用李巡曰祥福之善也事神得福乃名其祥愚謂如說則事神乃獲其祥非以事神也故曰詳愼也即敬愼

不敢悖其盟誓乃所以事神耳

襄公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云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本有可疑愚向因之令王荊翁云乃設為對詞不可實以某某故曰若而人非本應荅之詞也不敢毀譽非是固為有見獨昭公三年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則似實稱非設詞矣今竊其意稍改之

昭公元年此二者古之所慎也杜以一四時取同姓爲二愚前以內官不及同姓買妾必卜為二今詳索之杜註是也愚前說妄耳於註中已從杜恐後人以為疑故志此

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 杜無註一云熊獸名一云能爲能三足鼈也一曰既爲神何妨是獸正義援引徵辨甚博不及錄竊謂既神雖獸能入水其說得矣且鯀以巨凶而化爲熊似其靈神猶在爲鼈不既下乎何以爲夏郊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杜云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辯之曰案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始冠冠必三加冠也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敝之可也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是言本古而暫冠既冠而即棄故云弁髦因以敝之弁有爵弁皮弁弁纚緇布冠不得名弁此曰

弁亦冠也愚考諸禮經所載良然以解杜注亦明獨於傳文大異禮所謂敝者緇布冠非弁也傳所言弁非緇布冠也緇布冠固敝矣弁則古天子諸侯俱冠之以朝覲祭享禮曰三加彌尊何敝之有乃以敝字似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冠也是即弁以爲緇布冠可乎林堯叟因而贊之云弁緇布冠也則冠禮尚未讀乃強解傳以誤後人妄矣劉炫以杜爲非而不能解乃曰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髮從兩髦因以敝之名謂親沒則不髦也夫親沒則不髦固矣然傳出無親沒之文豈得橫益弁猶仍舊謬蓋此牽丑詩所謂兩髦即髮也即令疊子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不深考而從炫說愚前亦未及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侏率爾也今詳考諸禮經弁妹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弁髦而乃因以敝之乎益正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貴管不應以卑自喻也觀下文云我[illegible]何父觸不服

之有冠冕可見此說殆自愚始而皆必然也凡據禮以緇布冠非時王之服故暫冠而敝然論語云麻冕禮也註云麻冕緇布冠又似不以敝之者何也且此弁髦與濫觴二事累見文上用之而多謬家語云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至江津不舫楫不可以涉是言水之始其小僅可濫觴耳濫泛也今皆以濫觴為流弊與本文大反矣如弁髦本尊而不可敝今皆以渺忽意用之亦反乎弁髦自之

十年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 杜云欲及子良醉故騁告鮑文子是以子子良醉而但子騁矣於傳文不協如杜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遂騁告文子蓋醉而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非子也文義甚明今改

二十六年子車曰齊人也 杜云子車門淵捷人無註林云子車見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焉內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爲魯將子車見其助已也亦誤以爲齊人其識卓矣蓋本知爲魯人因其助已遂疑爲齊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之耳

定公四年楚子涉雎 涉雎濟江入于雲中

杜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愚按杜所以是以楚子初涉雎避吳既而復涉雎濟江而南人江南之夢也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則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當載之而考郢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郢又云以北奔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數濟江之瀕皆

不作詁解弟嘉之矣　王一日殉齋

事理且傳文亦不宜疏漏如此今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內睢循入江遠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故俟吳兵既退即入郢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以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實要耳不思睢水本自入江而鄖隨在江之北也愚猶恐不然適有賓友本雲夢人細詢之知此爲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重訂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云棣也愚考而易之以郁李思朱子註棠棣亦曰郁李因再考之知常棣棣也棠棣移也以名皆多而郁李一以爲棣一以爲移王讀詩記曰常棣王李也花相相承甚力始悟詩人取與之意端自有在不必言及樹萼而兄弟親附之情藹然自寓讀之殊覺傳來斷識或淺或鑿矣

重補

隱公五年將萬焉

杜云萬舞也考大戴書劉云湯武以萬人定天下故干舞稱萬舞則專名武舞矣及詩書公羊三註疏皆同戴朱子註詩則曰舞總名又呂東萊讀詩記援引甚詳以武舞名干舞文舞名籥舞則萬爲總名明矣考大戴[illegible]萬之見傳中皆以總名爲文獨莊公二十八年楚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似專於武然觀既總名則武舞亦必以萬名矣故從杜但其意義無考惟博雅教之

僖公四年六日 毒而獻之

杜云毒酒經宿輒敗[illegible]後思所不獨酒也考國語所載[illegible]以食杜之偏而器欲盜以肉字則[illegible]以食易之考諸書食飲食也又飲盡曰食祭曰血食漢書食酒一斗則肉酒兼之矣

襄公十年其能來東底乎　杜云底至也竊謂以至訓底底固矣若云來東至乎文理難通自漢至今京師里第皆名邸古字通用此必然矣

昭公二十四年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杜云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竊謂晉侯爵且周公之胄晉雖盟主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國者取邾師固有罪晉所以屈辱之者不一賴昭子風節㢋以少競誠足以相當矣必無復殺之理昭子亦不過疑及此特以其氣高勁恐復有陵侮難勝將以死繼故謀先殺之耳

定公十年在揚水卒章之四言叔孫稽首　杜云四言云我聞有命稽首謝其受已命也然斷以此言亦平平何謝之過乎考詩乃三言繼之不敢以

告人爲四言蓋時侯犯據郈强固非深有餘無以制之故引云不敢以告人是赤欲毀其命詭計以圖犯也觀其多方以誘而傾之可見使其命稍宜安能用其請謀以出犯如此乎隱曰四言蓋深秘之叔孫已悟其意故諱之深因其爲之秘也愚審察事情已得於文詞之表更於詩文本爾爲自愜焉又上文侯犯叛下文衆言異愚意亦與元凱稍別已見之註中不復辨矣

哀公十七年然則彘也杜明小殺牛用杜云無常謬矣劉說是也其義久思方悉詳本註

二十一年數年不覺杜云數年不□□答僭稽首□謝□□已位往歲後無會盟何自而答之乎蓋探□□□□絲應有悔謝之舉曾乃久而安焉故云爾耳

又

僖公二十八年瓊弁玉纓杜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別名攷

之以飾弁及纓愚據冠禮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是爵弁尊於皮弁安知子王舍爵而飾皮也又據儀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註云爵弁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今觀爵弁之裳衣韐皆近赤黑色皮弁之積韠皆素是各以色爲稱考瓊爲赤王則應用以飾爵弁矣然以無明據故存疑焉杜既溺以爲皮弁又於纓無擇瓊與王亦無辨愚故詳而辨之

襄公二十九年桃茢祓殯前已據周禮檀弓韻書以苕釋茢並非謬矣然諸韻書皆以爾雅爲據據之云苕王彗也爲帚除不祥於茢曰苕也亦云王彗予考爾雅葥爲王彗註云今之落帚並非苕茢貞山云爾雅謂之蔚考之蔚乃鳥藍尤非又有爲苕者三爲茢者二與葥蔚皆無除不祥之說竊以茢載經傳君臨臣喪所用不宜

疏畧不載韻書又以爲據眞山乃以亂富之付
人懷疑但令抽條生花無學剪作葉上是苔芷
定公十三年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一村
欲如此謀歸衛貢欵不察怒其拒命陸云實侍
齊歸衛貢非欲如此讀傳文本如陸說但欵何
自怒也故久依杜今思衛時背晉數連齊兵
爲晉患欵以其欲適衛乃甚怨於齊故怨也
愚爲此註雖有辨諸說之溷杜者然易杜尤
多恒不安於心復累撿以求其義期去子謬
復於杜乃更得杜誤十許復杜義者止一其
桓六年不以國宣二年宣三年矣重改補辨成十

四年不許將亡襄二十九年渢渢乎堙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已誤舊板實刻其中餘增見此前惟昭十三年恩我王度五句彷杜與前十餘條俱已改註於每事本文下似後無復有改者矣遜既搴拙古註文難輕易故歷久始定祗恨前布諸帙無緣校此正之旨萬曆丁酉日南至遜重誌

辨誤補遺終